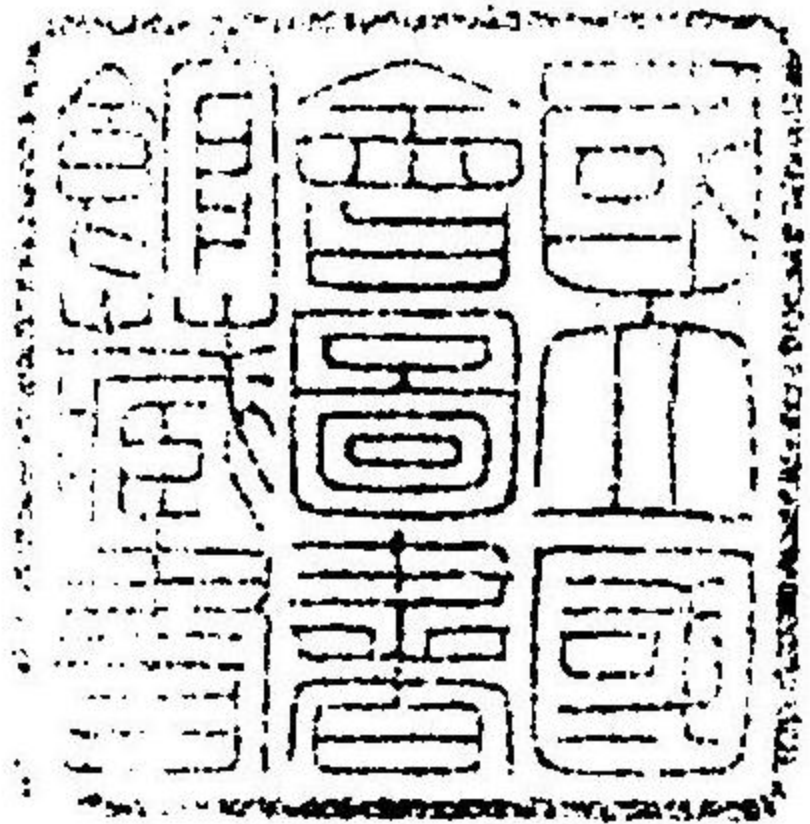


鶴梁文鈔

三四

919.5

H3724e



350601

鶴梁文鈔卷三

江戸 林長孺

論

○○○戰論一

善用兵者必先察其士民之俗尚。審其邦國之形勢。因其形勢。從其俗尚。而用之。故下手甚易。成功甚速。不然。則士民雖有壯武之俗。邦國雖有守禦之固。而不得其用焉。不啻不得其用。反招禍。本朝以威武聞於天下尚矣。

武府創開以來。封建之勢漸成。三百諸侯。星羅棋布。藩屏之形。守禦之固。實磐石之勢也。加以士民天資勇敢。俗好武事。平素出入佩刀。甲冑弓矢。槍刀諸器。皆極其精利。有事則以戰死為榮。走逃為辱。壯烈為譽。怯弱為毀。此我

邦之所以威武超絕于萬邦。夷戎外國。震懼畏避。不敢覬覦也。昔者周之盛時。以封建之制。維持天下。同姓異姓。捍城王室。無復四夷之虞。及其衰也。政綱不修。王威漸廢。於是乎。諸侯僭亂于內。四夷

山田方谷曰。外藩騷擾。職此之由。又曰。浪士嘯聚。亦職此之由。

強梁于外。封建之強勢。反為王室之弱形矣。此無他。周有封建之制。而不能駕馭諸侯。諸侯不為王室之用。故也。今我

邦藩屏之形。守禦之勢。亦有如此者。而不之用。徒為夷虜之所輕侮。翫弄。將成東周之弱形也。至於士民勇敢好武之俗。則周之所無。而不之鼓。徒使其有不用吾之歎。吾恐我國之憂。不獨止周之弱形也。

山田方谷曰。明公作斯文。想在癸丑甲寅之

際而今已馴致此形勢先見之明不違如著
龜敬服敬服

森田節齋曰議論尤切事情

又曰滿腹慷慨以溫籍之筆出之尤不可及

○○○戰論二

用兵之要在得將帥將帥苟得其人則百戰百勝
不足言矣然有將帥之才而無將帥之權則士卒
不服三軍之令不行三軍之令不行兵豈可用乎
甚矣將帥權之不可無也是故古之撰將帥者必

用世家大臣無事則相有事則將入則輔政出則
用師周宣王用召虎方叔吉甫之徒以伐淮夷征
徐土而此數子者皆公卿世臣有大權者也故能
成大功雖然將帥之才世不多有必求之公卿世
臣亦不可得故齊王舉司馬穰苴於寒微漢高拔
韓信於羈旅夫將帥之任固非寒微羈旅之所宜
然苟無其人則雖寒微羈旅之士不得不舉之但
寒微羈旅之士人之所不服故尤不可不重其權
也是以高祖之舉韓信也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

以命之。齊王之用穰苴也。既授之將權。其於誅莊賈。縱其所為。而不問焉。是皆所以重其權也。雖然。舉寒微羈旅之士。亦非易事。夫穰苴韓信。實有將帥之才。故皆有大功。設令穰苴韓信。非將帥之才。而無大功乎。則高祖齊王。不免失舉之謗矣。故舉寒微羈旅之士。而授之以大權者。必有知人之明。如高祖齊王。而其所舉。必得其人。如穰苴韓信。然後可。不然。徒驚人之視聽。而得失舉之謗。禍及國家。可不慎乎。可不懼乎。今幸有位望之隆。起於召

方谷曰三觀藩常有其人今則止矣繼而興者其誰歟
森田節齋曰作者胸中先有此數行文字然後下筆余在千里外洞見之如何如何

虎方叔吉甫材畧之雄。不讓於穰苴韓信。天下之人。許以為堪將帥之任者。若使斯人當其任。則周宣漢祖齊王之功業。豈不可期耶。

山田方谷曰。戰論二篇。方今要務。莫過焉者。世人所著海防攘夷策畧。百千累篇。然自非以斯篇為根柢。則不能為之用也。尊稿中有用之文。以是為最。

長野淮海曰。戰論二篇。經濟實用文字。安得不推林君獨步。

森田節齋曰。戰論二篇。議論固確。文亦深遠。非具才學識者。不能為此文。又不能了此文。

◎◎漢高祖論

司馬遷稱高祖以寬仁大度。蓋遷之諱辭也。夫寬仁大度之君。雖有罪者。猶務容而全之。况於有功而無罪者乎。夫蕭何韓信張良。皆人傑也。其功蓋一世。微三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而高祖誅韓信繫蕭何。使張良至於乞遁。世求仙。韓信之反。後世固疑其誣矣。就使其真反乎。亦高祖有以致之。奪

其封國。貶其爵位。可見也。蕭何之為民請田。是宰相之職分耳。當賞而不當罰也。張良多知。見二人之如此。恐其禍之及已。故先為之防也。夫三傑為高祖取天下。雖有百罪。尚當務全宥焉。而高祖待之如此。其他彭越鯨布輩。亦大功之臣。反迹未覈。皆以反族誅。由是觀之。高祖之苛酷殘忍。不亦甚乎。凡觀人之心術。不在寒微之日。而在得意之時。高祖初年所為。往往有若寬仁大度者。而至晚年。終不能揜悲哉。余又嘗謂呂后佐高祖殺韓信彭

節齋曰故用寬筆文氣愈振

越及高祖既崩。遂欲篡漢祚。其暴悍雖出於天性。抑又高祖所為如此。呂后陰視而效之耳。嗚呼。高祖滅暴秦。斃強楚。以救天下之塗炭。其功業實為三代以後之稱首矣。但至於心術。不可許以寬仁大度也。蓋司馬遷生於武帝猜忌之世。故書法婉曲如此耳。非直筆也。

齋藤拙堂曰。子長以高祖為寬仁大度。非諛言。然公之詰責。亦非無理。

藤森弘菴曰。議論正確。而行文無不入古。

森田節齋曰。確論
說

三。師說

周之衰也。學者大抵以道自任。欲安居衆人之上。故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逮李唐氏。學者大抵耻道義相問。不肯居衆人之下。故韓子稱今之人耻相師焉。二子之言。皆救其時弊也。余觀當今之為師者。其患不在好為人師。而在不好為人師。又觀其為弟子者。其惑不在耻相師焉。而在不耻。

相師焉。何以言之。今之師云者。口雖講道。而心則唯利是視。故脯修豐者。則一見百拜。獎導甚務。而其遇待寒士。則反之。是以市道視弟子。而師術之在我者。顧不敢盡。是不亦不好為人師乎。今之弟子云者。其視問道質疑之師。不異於同席比肩之友也。故師或教導嚴勵。痛加鞭策。則悻悻然去。而復取他師。他師亦猶彼師。則將復取他師。是不亦不耻相師焉乎。夫耻相師焉。固學者之大惑也。而猶勝於不耻矣。好為人師。亦學者之大患也。而猶

節齋曰一順一倒行文有法

又曰愈出愈奇

勝於不好矣。且古之為師者。任道。今之為師者。視利。古之為弟子者。有耻。今之為弟子者。無耻。學者之惑與患。莫甚於今日焉。然則如之何。曰。莫若先唱寡欲之說。以作廉耻之風焉。苟使其寡欲而有廉耻之風。則其心純于道。而師弟子之為師弟子。於是乎可全也。作師說

森田節齋曰。立意行文並佳。

去陳言說

學古文者。學其神氣。不學其言語。斯為善學者矣。

藤森弘菴曰。傳寫數語。便有生動之致。

今夫古文之絕佳者。莫過孟莊左馬。而孟莊左馬。未嘗踏襲前人。動出一機軸。謂之精神性靈之文。余嘗觀優。其演古今人物。摸其言語。擬其容貌。寫其忠膽義氣之狀。往往使人不覺感激淚下。退而念之。其可泣者。皆可笑也。此無他。以其所為出於虛假。而未嘗有其實耳。作文亦然。抑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善哉言也。是韓子之所以能與孟莊左馬比肩而立也。或曰。然則

古語皆不可用歟。曰。否。苟能可用而用之。亦何害。但鎔化之。使如自己出。古人之言語。即我之言語耳。

森田節齋曰。非解文者。不能為此言。又不能了此言。

◎遠州薑說

世稱遠州產薑之美。余始聞意。其不辛辣。及咬之。辛辣尤甚。殆將及舌。棘喉。以為辛辣如是。奚足以稱美乎。既而思之。吁。吾過矣。夫辛辣薑之性也。辛

竊存文鏡秘府
辣尤甚所以美也。薑而不辛辣。是猶武士之無武。烈而柔媚。豈其本色也哉。

藤森弘菴曰。極簡極勁。妙妙。

森田節齋曰。重複成姿。大佳大佳。

哲婦傾城說

陰陽之大者為日月。而日月之明有厚薄。今夫雲霧四合。風雨晦冥。日之明則失矣。而閉戶坐一室中。其明透徹。分人眉目。仲秋夜晴。天絕纖翳。月之明則至矣。而側身入林樹下。其明一斷。不辨咫尺。

弘菴曰。此開闢未有之說。

此月之至明。不及日之失明也。余嘗謂男之哲者。為聖為賢。而女之哲者。傾城傾國。蓋亦陰陽自然之理耳。漢呂后。唐武后。女中之稱多智者。然幾亡其國。當時微周勃狄仁傑諸人。則漢唐之子孫。殆無噍類矣。而其宗亦不能全也。嗚呼。為人主者。可。以鑒焉。

長野淮海曰。此說前賢所未發。

森田節齋曰。奇論。

序一

○活版政紀序

恭惟方今文物之盛加以

英明威武而天下大治矣。然海內人士或徒知其為盛且治而不知盛與治固繇乎

教化之隆與紀綱之張。故取其所謂盛與治者。托諸天運。以為至治極盛之世。可以般樂怠教。以終身矣。於是乎酣醉淋漓。奢侈成風。竊謂此風大行于天下。則終使

教化替而紀綱弛。亦未可知也。乃察機於未萌。保

治於無疆。使天下不至衰且亂。實在於今日。噫。識者可不留意乎。此乎哉。安藝賴山陽抱經濟之才。審古今之迹。夙有外史通議之著。晚復作政紀十六卷。而不幸以處士終。未嘗有一日而試其胸中所蘊。可勝歎乎。中西伯基有感于此。將活版以刷三書。而外史通議既成。傳播日久。政紀今復成。伯基將俟余序。以傳諸世。余觀政紀之書。自

神武至

後陽成。凡百有八世。上下二千年。

教化之隆替。紀綱之張弛。盛衰治亂之交代。莫弗記載焉。間亦加以其平日所見。可謂其論痛快切當事情矣。余謂天下之論政者。何限。要皆不能出乎山陽之右。而外史通議亦皆言政之書。而通議。厘厘二三卷。外史雖卷帙浩瀚。大抵止紀人之忠。姦。淑。慝。二書皆不若政紀之博且詳也。然則天下之論政者。莫善于山陽。而山陽言政之書。莫備于政紀。嗚呼。山陽雖不在位。而識者或取以供其贊治輔化之一助。能出察機慎微之政。使人士奢侈。

師齋曰似學歐公

之風止。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亦莫足道者。然則豈啻山陽之功多而已哉。伯基之力。亦為不淺淺矣。余奚不樂叙而傳之。

藤森弘菴曰。行文似歐陽公。

森田節齋曰。林君真賴翁知己。

○活版東坡策序

蘇文忠公以弘毅剛大之氣。運雄健英豪之才。以忠貞誠直之心。攻經濟實用之學。蓋一世之鴻儒也。而當時百官曠。而教化弛。貨財竭。而兵旅弱。外

寇侵凌而人主無赫赫奮厲之志。於是乎其心與氣一時相激昂。而慷慨感情不能自抑。作策以言其志。其言剴明痛快。切當於時弊矣。而終不用。豈可不歎惜哉。藤森淳風鈔公策二十五道。活字刷印。以為三卷。屬余序。余謂淳風此舉。蓋有深意焉。余職為

幕府武庫小吏。天下之大事。固不與聞也。然竊惟自我

東照公撥亂反正。開

幕府。執大政。世世相承。聰明英武。能翊

王室。以致驩虞之治。而其威武之重。卓越前古。非復弱宋之比也。雖然。法久而弊生。治久而俗奢。理勢之當然也。今雖極盛之世。豈無一事之可憂者哉。而世儒有輕俊機警之辯。而無英豪沈重之才。徒談空理於紙上。而遺實用於講學。時務之策。蓋闕如矣。此淳風之所以有此舉也。抑蘓公之所慨固在當時。不在後世。淳風此舉。亦復爾。故苟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能倣蘓公之策。從事於經濟實用。

之學。舉而措諸天下。是淳風之所期也。不然。則淳風之志荒矣。是為序。

○温飛卿詩集序

花樹之最高者。錦萼瓊葩。發芳於數丈之上。可觀而不可折也。其最低者。埃壒撲條。芳衰香歇。可折而不可觀也。但其中間。芳枝橫斜。柔朵拂冠者。可觀且可折也。余於是恍然悟學詩之法焉。温飛卿之詩。雖不媿於盛唐。雄渾英邁之作。然其詩綺縵可學。夫盛唐之於初學。可讀而不可學焉。猶最高

長野豐山先生曰。收拾前段容易輕妙。

之花可觀而不可折也。元明以下。雖有作者。芳衰香歇之枝耳。獨飛卿之詩。其中間之花。歟。可觀亦可折也。因與友人淳風謀。刻温詩行于世。亦欲使學者從事於可觀可折焉耳。

長野豐山先生曰。造語立意。風流温藉。恰似飛卿之詩。

三玉池社稿序

甚矣方今詩道之榛蕪也。不問風調。不論氣格。唯淺薄鄙猥。沾沾以自喜。良可厭也。獨梁處士星巖

翁之詩業已造古名家奧窔。而又有意於一洗世之陋習。故有往而問詩者。輒懇懇為之叩發管籥。是以諸生翕然游玉池之社者。日多一日。其經承處士指畫者。其詩悉有風調氣格可觀。而裕齋雲濤二子。實為之冠。頃者二子選同社詩若干首。名曰玉池社稿。謀梓以公諸世。一日裕齋袖此卷來乞余序。時煎茶方熟。各啜一碗。乃謂之曰。凡煎茶火候最難得。夫緩火炙。活火煎。人人皆能言之。然未必實得其候。苟實得其候。則茶味甘芳。潤吻洗

腸。可以使醒消而骨爽。可以使眠減而神清。今子輩既親炙於處士。而處士教人之妙。若彼則猶茶之得候乎。此卷一出于世。則潤枯腸。澤燥吻。使昏昏者精神清爽也。必矣。乃一洗方今詩人鄙薄之風。開闢詩道之榛蕪。亦何難之有。請以此為序。如何。裕齋笑而頷之。乃書以與之。

森田節齋曰。取喻於眼前之物。是作文秘訣。君能解之。余亦知之。

孫子鎔序

用兵之法。廟算有道。出師有律。戰鬪有術。攻守有畧。故非學之有師。操之有素。而胸中先有一定之矩。獲者則豈可能使勝算常在我乎。而孫武子能洩其精於寸管之間。抽其秘於一卷之中。類而縷析之。次而曲陳之。此兵家之鼻祖。後世之所以不得不法也。雖然。兵者機也。勢也。神也。妙也。其變化之急。雷霆不可喻焉。其運轉之速。鬼神不可測焉。而人欲盡言之。此雖孫子所不能也。孫子果不能盡言。則兵豈可得而學乎。余故曰。可學者兵也。不

可學者亦兵也。抑羿之教人於射。必志於數率。學者亦必志於數率。大匠之教人於工。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夫孫子之書之於兵。猶羿之數率。大匠之規矩也。此孫子之所以必不可不學也。雖然。人之在于今。而學于古。在于和。而講于漢。抑亦難矣。余好讀國史。每觀英雄用兵之迹。未嘗不擊節賞歎。其有能合古名將之法者也。而其事皆人人之所易得而明焉。因畧舉其事。以置之孫子書中。而又發其旨。揮其意。俾讀者能知古今同趣。

和漢一揆。英雄用兵。未嘗有彼此之異也。學者誠能鎔化一部孫子於方寸中。乃始可與談兵矣。書成。因命之曰孫子鎔噫。用兵之妙。孫子固不能盡言。然則鎔化之功。徒求之紙上空談。亦不可得也。後之英雄。誠能熟讀此書。措之他日。實用則十三篇之秘機。六千二十七字之妙諦。必從胸臆間噴薄而出。而後知余言之不誤矣。

森田節齋曰。確論不磨。

二、清名家史論序

昌平黌助教五十川士深。力學好文。嘗閱清諸家集。拔史論之尤者。手錄成卷。名曰清名家史論。將梓。謁序。繙而讀之。益於前史。世之治亂。事之得失。與人之賢否。淑慝。就迹稽之。推情索之。審時勢。察事理。皆能條分縷析。洞如指掌。至其傑出者。則使讀者起舞不止焉。清儒懲前。明講學門戶。相軋之禍。其於經說。併取漢宋。無所偏黨。識卓而見高。乃至於史論。亦能洞中當時竅要。無強辭軋理之病。嗚呼。孰謂韃虜御世。其盛至此哉。我

邦近世史學凋廢。學者昧於古今。所云不識威烈。王為何代人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治經。亦黨枯竹。護朽骨。好同惡異。悍然自是。宜乎其所學不適於世用。有儒生不識時務之譏也。然則士深此舉。裨益於學者。豈鮮少乎。抑清文學之盛。如彼。而終為洋夷所困。宗社殆覆。譬如家有千金。良藥而不服。坐而待斃。今

我則讀此書。長其識。見發其才智。以應事變。以措於施。為是資藥物於彼。而收治効於此也。則茲書

節齋曰得此一結乃
成文

之有裨。益豈獨學者云乎哉。

森田節齋曰。文分為二段。前段揚彼抑我。後段抑彼揚我。而不見其痕。可謂老手段矣。敬服。

鶴梁文鈔卷三終

鶴梁文鈔卷四

江戶 林長孺

序二

○○○ 謄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南宗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為鳳鳴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

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心。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粹。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嗚呼。為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間哉。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尚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

森田節齋曰讀卒傾
一大白

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為何物。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不啻邦衡之罪人也。亦文公之罪人也。

齋藤拙堂曰。北宋士氣振起。不下東漢。南宋除胡澹菴楊誠齋數人外。多氣息奄奄者。實如公之說。

森田節齋曰。天真爛熳。以不用意得之者。讀之其人可知。敬服敬服。

群瞽圖卷摹本序

僧月仙群瞽行旅圖一卷係隨念寺所藏余借而覽之卷中所圖策杖行者一二人或五六人且連且斷亂次以進此為卷首負琵琶行者俯首行談者聞吠犬驚走者驚倒者舉杖逐犬者奮杖擬擊者誤擊人者遭一擊而倒者彈琵琶者聞琵琶而驚者口吹烟兩手弄煙管者左手持煙管右手搜火氣者按摩者令人按摩者放屁者蹙額掩鼻者笑而背者搖摺扇以避臭氣者此為卷中摹裳擬

節齋曰模寫曲盡

節齋曰過度不費力妙

涉河者匍匐橋上者橋斷沒水者此為卷尾合計凡百三人其俯仰行止坐作走倒之態歡樂欣笑疑懼悲驚之情描寫精巧一一逼真構思變化筆筆不同可謂奇畫矣余展觀之際不勝賞贊而又有所感焉余試閱歷代之史其浮競躁進者卷首之瞽也無知妄作自誤誤人者卷中之瞽也晚節蹉跌遂喪其身者卷尾之瞽也彼月仙亦老於禪者豈寓規戒于此畫乎觀畢乃令吉田久道摹寫一本以藏之因錄前言于卷首

森田節齋曰亦自一幅群瞽圖

三、信山唵稿序

信山唵稿一卷。花亭岡本君以代官赴信州時所作也。歌詩凡數十篇。悉係實事。余一讀感發。乃想見其行縣撫民之狀。蓋其至誠懇到。宜其歌詩絕佳。俱入神品也。頃君命余序。余職為武庫吏。乃以武器取譬。曰作歌詩如發銃。忠誠之士作歌詩。讀之必足感發人心。猶鐵丸之銃一發炸破堅城。若無忠誠之實。而作歌詩。讀之不足感發人心。猶紙

丸之銃。雖亂發徒虛聲驚耳而已。其實不能穿魯縞也。君笑而頷焉。遂書以為序。天保庚子六月。鐵炮筆筭同心組頭林長孺撰。

藤森弘菴曰新竒可喜。

森田節齋曰比譬切當。是又慣手。

三、怕笑錄序

余少壯時好為文。爾後居劇務。又屢轉職。判讀之繁冗。趨

朝之紛忙。汨沒於塵中十數年。及來遠州。有地震

海嘯洪水之變。郡務鞅掌。又過三年。乃不得優游
筆研。前後凡二十年。丙辰後稍無事。聞政之暇。再
就文藝。感物觸興。得文詩若干篇。間又改竄所作。
時或秉燭徹曉。往往取老妻小婢之疑怪也。今轉
任羽州。將還江戶。於是乎。出近稿閱之。手鈔為文
四卷。詩一卷。附以舊詩文各一卷。自命曰怕笑錄。
取諸歐廬陵之語也。歐公嘗自竄定其文。用意甚
苦。其夫人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
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余文拙陋。奚敢望歐公。

然其於苦心。則竊有所慕焉。因取以名集云。安政
五年。蒲月二十一日。鶴梁老吏林長孺。識於中泉
郡廨南軒之下。

○十日錄序

吾奉劇職數十年。一朝罷職。身心舒泰。猶脫仕籍。
優游山水之間。於是乎。吟興鬱勃。耳目所觸。句落
篇成。所得凡五十餘首。既罷十日。復忝
授黌官。

恩眷至渥。洵可感也。昔歐陽公歸田後。序其翰林

遺稿以為追懷曩時盛衰。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余嘗謂公此言。蓋有所激于中。而云爾。及罷職。然後知公直寫胸臆。決非褊狹憤世之言也。抑公已致仕。不復出。余則

恩眷之渥。不可不力。老從于職事也。然余齡迫耳。頰日就衰頹。行將乞骸骨。退休于山林之間。跡或與公相類。得終殘年。則其舒泰。何止十日。詩篇之數。亦豈止于此乎。癸亥臘月小除。鶴梁半隱。

長野淮海曰。結處尤妙。

巖田綠堂書畫帖序

甲子歲。

朝士罷職者若干人。前監察巖田綠堂。亦在罷中。其後復職者。頃皆相望。綠堂獨不復職。而無一點愠色矣。野外孤筇。水心半棹。逍遙優游。意甚得也。間製一帖。索諸家揮灑。居恒撫覽於明窓淨几間。怡日娛心。乃謂雖南面之樂。不可易也。噫。可謂善處於退者。乃知異日或榮進。亦必有善處之者矣。夫進退出處。士之大節。而世道漸衰。士操掃地。乃

求其隨處安遇。恬然不動心。以善處於進退出處之際者。百無一二。綠堂乃能如此。是其中有過人者也。余也老罷。不施於世用。投閒自甘者。及其徵言。喜為綠堂道之。嗚呼。此帖雖區區一小冊子。可諷今世之士矣。

送巖瀨蟾洲序

古人有言。作史。才識學三者不具。則不可。余謂不獨作史。凡處天下之事。莫不皆然。何哉。非才不能以辭紛排難。非識不能以察理觀勢。非學不能以

辨二者之當否。而才與識出於天稟。學成於人為。余觀當今在職君子。能兼之者蓋鮮矣。獨目附肥後守巖瀨君。及玄蕃頭永井君。可謂兼之矣。二君天性才識。超越乎凡流。而佐以學術之精。鄙諺所謂。夜叉鐵棒者。其二君之謂歟。夫目附之職。固在言責。君德之明。昏國政之得失。萬民之利病安危。凡天下之事。莫不可言者。二君誠能協心勩力。前挽後推。以奉其職。則天下有賴焉。抑余又竊謂。二君才識。皆超越乎凡流。然分寸較之。巖瀨君於才

最長。永井君於識最長。蓋亦二君之天而不可變者也。昔房玄齡杜如晦為唐名宰相。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協心勳力。各以其所長相助。奉職以能。成貞觀之隆治矣。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今二君亦協心勳力。各以其所長相助。奉職以能。成拾遺補闕之功。以光贊我

朝無疆之洪業矣。則天下後世之賞二君。亦豈出於房杜二相之下乎哉。是余之所以平日深期於二君者也。頃巖瀨君還自崎嶇。余偶為中泉令。迎

相見於見附之驛。乃述其平日所蓄於心者。以送其行。不知君果能諒余言否。君還江戶。與永井君相見。其亦以此質之。

森田節齋曰。到底不脫客。

三送名倉生往蝦夷序

蝦夷僻在東北萬里之外。地廣人少。議者以為難於開闢焉。此不通曉事情者之論也。夫地廣必有可耕之處。人少自有可聚之術。何以言之。凡天下之人。莫弗喜于利者。苟利之所在。至於犯死以求

之也。吾聞蝦夷之為地。山有金銀銅鐵。海有魚鼈鯨鯢。其他鷹鷂熊羆。珍禽奇獸。莫弗群居。而衆栖焉。此豈非利之淵藪乎。然而天下之人。不敢往以取之者。蓋以其不得

官許也。若

官許之。使人人各得其利焉。則天下爭先而聚之矣。人既聚矣。使之闢地耕田。何難之有。濱松藩士名倉松窓。將往蝦夷。以視地理。其意蓋亦在規利矣。夫松窓夙奉聖學。口誦六藝之文。心知義利之

辨。今之行人或疑之。余則以謂。松窓之規利。徒在私而不在公。則誠為不可矣。吾亦將言而止之也。苟在公而不在私。則余不啻不止之。將從吏而勸之。凡利便於一人之身者。是私利也。益於天下之衆者。是公利也。吾以松窓平生之操度之。其所規在公利。而不在私利也。審矣。今松窓誠能往蝦夷。視地理。以察其開墾耕耘。及人民生業之利害。便否。使天下之人。因是以被其利澤焉。則是古之聖人開物成務之功。其志不亦大乎。且君子雖規公

利不計私利。然苟利於人，則已亦與焉。是自然之理也。松窓往矣。余聞堀鎮臺賢明通大體，松窓往謁焉。試以余言質之。

齋藤拙堂曰：僕三十餘年前之策，既有此說。

○賀伊澤允堂轉町奉行序

余與允堂伊澤君，以文酒交驩二十有餘年。君為人才，豪識明，好食酒，花之晨月之夕，未嘗不會吟客，以命拈杓也。而君劇飲，至數石不亂，歌聲激烈，往往駭人。歲之丁巳，轉職補町奉行矣。余聞而欣

然，不勝雀躍，急作序以賀之。夫町奉行於班資未為崇，以君之才識得之，未足以賀也。然町奉行於班資雖未崇，職則甚要，蓋不獨聽訟斷獄之務，府朝大小之政，鮮弗預焉。今君任其職，此方展其驥足之秋也。方今外夷強梁，國家多事。

廟堂之議，一或失當，則他日天下之安危，未可知也。吾知君拜職之後，日夕引巨杯，澆磊塊，愈益鼓其慷慨壯烈之氣，必能明斷平讞，以處獄事。直言

極諫以補

廟筭之闕。則其他日功業卓然。馳譽於當世者。非君而誰。昔者于定國為廷尉。食酒斷獄。民以不冤。今君之飲量才氣。不減於于公。其都下無冤民。固也。而于公之時。天下無事。故其功止於如此也。今君當天下有事之日。必能折衝於尊俎之間。震威於萬里夷蠻之邦。則其功出於于公上。其亦可知矣。是余之所以不得不賀焉也。

紀事

二〇紀貞婦某氏事

貞婦者。荻藩士某氏女也。名某。面貌醜黑。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某則自選耦。常語人曰。妾得如瀧鶴臺先生者。為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笑之。鶴臺聞之。曰。此我知己也。必善治內矣。遂娶之。某既歸瀧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語。某常坐屏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忽有赤絲團。自其袖中

出墜。怪問之。某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少其過。因嘗製赤白二絲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絲。有善念。則結白絲。一二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脩省工夫。今致赤白二團。其大相埒。此亦薰陶良人之所致也。但羞未見白團。大於赤團耳。言畢。又出一白團于袖中。以示之。嗚呼。古今婦女。以貞淑稱者亦多矣。未嘗聞識見高邁。克治精功如此婦者也。竒哉。

上田善右衛門話

節齋曰其識可驚

森田節齋曰。紀事中此篇尤竒。

三 紀月仙事

僧月仙。伊勢人。善繪事。然甚貪潤筆之資。每有請畫者。必先論價。而後搦筆。因是謗議囂然。月仙弗顧也。有一名妓。聞其善畫。使奴來請之。月仙先論價。奴返告。妓曰。價宜從其所欲也。畫成。月仙躬親携來。會妓有客。宴方盛。乃引月仙就席末。攫金若干。擲席上以與之。曰。金以買畫也。噫。賣畫人不足齒矣。所賣之幅。不足揭焉。於是脫衣裳。進立乎稠

人中自解其視代幅揭壁上。因笑曰。雖不獲雅軸。亦獲佳視。一座為之掩目。月仙熟視無愧色。後益貴其價。稱貸其所獲金。竟至巨萬。乃稍稍散之。以救窮人。窮人賴之。以自濟者甚多。至今伊勢人呼曰月仙金云。此佐藤良仲之話也。余聞浮屠氏以忍辱為苦行第一。月仙豈其人耶。

齋藤拙堂曰。宮川渡船本收錢。間之山路本甚惡。月仙捐數千金。並除旅人之患。其功於山田大矣。足代寬居為余言如此。

紀熊澤助八事

備前州有富民兄弟爭家貲者。黨援各百餘人。獄官推訊。累年不能斷。熊澤助八代為獄官。乃召兄弟二人同坐一堂。時冬日嚴寒。置一火爐于堂中央。終日無所問。及日暮。出盤飧。令二人並喫。如此者三日。而助八每隔屏障而坐。命其二兒執事。膝下。二兒友愛。如壘如篋。暗令二人聽之。二人心曉其諭已。愧心自然。縈胸。初二人入堂。各分坐一偏。至是相謂。寒甚可近。火邊既近。不覺相與執手。號

節齊日如見

鶴梁文鈔卷四終
哭宿怨頓消。乃退告黨。援止訟云。噫。夫數年疑獄。不勞寸舌。而一朝息之。可謂善聽訟者矣。然非其履行有素。取信於人。豈至如此乎。世之為刑官者。其思之矣。佐藤一齋先生話

佐藤一齋先生曰。佳作。

森田節齋曰。一讀使人惕然。

鶴梁文鈔卷四終

